

莎麗・麥克琳——一位“新紀元運動”

的思想家，追求靈性成長的心路歷程

邊緣外

——如果你要採擷果實
必須爬到樹梢邊緣——



莎麗・麥克琳／著
杜恆芬／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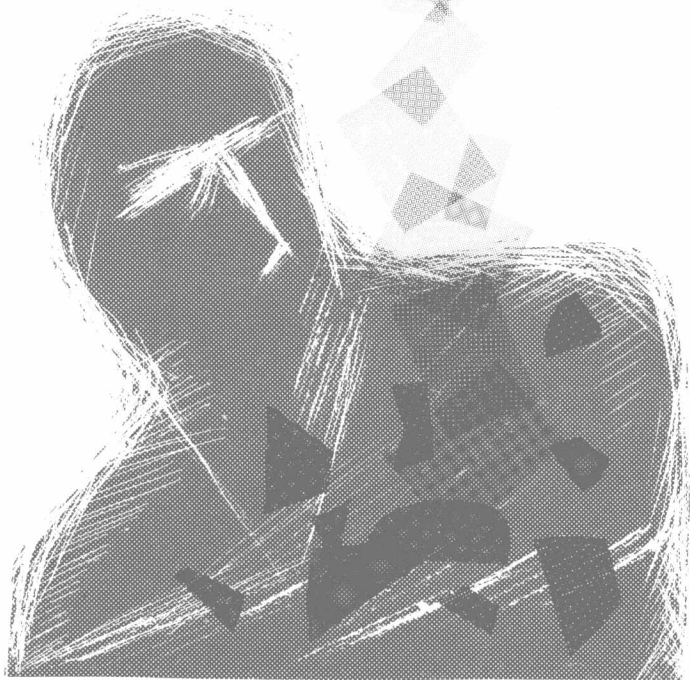
暢銷叢書系列

35

風行美日・百萬暢銷書

邊緣外

——如果你要採擷果實
必須爬到樹梢邊緣——



邊緣外

著者／莎麗·麥克琳

譯者／杜恒芬

編輯／唐坤慧·黃素妮

美編／沈鴻雁

出版者／世茂出版社

發行人／林正中

負責人／簡泰雄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五十九巷五號

電話／(〇二)三九七二七五七—八

傳真／三九七二七五八

劃撥／〇七五〇三〇〇—七

登記證／新聞局登記版台業字第三二〇八號

法律顧問／謝新平律師

地址／台北市廈門街九十九巷八號

印刷／三華彩色印刷公司

初版／一九八六年七月

修訂版一刷／一九九一年四月

定價／一二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名作家 王季慶 的話

恆芬要我爲這本書寫序，老實說我從未想到有爲人作序的資格，却貿然答應下來，只爲原著我早已看過，書中所提到的種種與心靈學有關的概念，對都很親切，也是我近年來致力於譯介給國人的。巧的是我所譯的正是莎麗書中特別推介的靈媒珍·羅勃茲的著作。

一九八五年夏，我旅遊美國時，發現莎麗的書在各書店擺在顯眼的位置。出版已兩年多，顯然仍高踞「排行榜」上。在親友家又湊巧看到「六十分鐘」訪問她的片段。據說，她現在把作秀的收入大半捐助慈善事業，並且在各種訪問中毫不諱言玄學使她整個人生觀改變。難怪當她得了奧斯卡後的致謝詞講得那麼動人。

現代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常常不肯以開放的態度去接觸、探索不能以科學實證與邏輯論證來支持的任何理論或現象，一概斥之爲迷信，其實這正是對科學的「迷信」。科學有其功用和限度，却無法涵蓋宇宙和人生。

莎麗有勇氣冒著被恥笑的危險，把她追求靈性成長的心路歷程披露給大家，就是因爲她醒悟到向外追求真理，最後是導回到探索自己的心靈，認識自己爲宇宙大心靈的一

份子。肉體可以消滅，心靈却是不可摧毀的「能」。我雖渺小，但萬物與我同一，都是息息相關、禍福與共的。所謂的「神」就在我們每個人之內，也可說是佛教所謂的「佛性」，儒家所說的「良知」。「道」只有一個，而人各遂其性情、緣份找到不同的路。

世上沒有真正的「意外」，一切都是出自我們無意識的選擇和同意，都有其潛在的意義和目的。基於每個人的信念、愛、目的和意圖之不同，我們吸引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人生即我們共同創造的一齣教育劇，我們是演員。若我們也能作眼界達大的觀者，也許可以免掉「當局者迷」的缺失。這就是為什麼心靈的探索有其必要。我們可以發現生命本身的價值，擴展我們的心靈去體會「轉識成智」後超越的喜樂。

一切由自己開始，抱怨現世的混亂黑暗無濟於事。若每個人都能反省，能自覺，都能先自愛再進而愛人，擴而大之，這個世界不是一天比一天光明？

恆芬的譯文流暢達意。有些地方她採取「意譯」，並將原文刪節，與我對譯述的原則不同。但她欲以較淺顯的文字達到傳播重要信息的努力，却仍值得讚賞。這是一本真實動人的「啓蒙書」，有許多精采的地方、發人深省的概念，相信能帶給讀者感動和啓示，以及更進一步追求真理的推動力。

王季慶 謹序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

譯者序

莎麗麥克琳，一個在名利與事業上都有成就的演員，以真誠坦率的筆調，寫出她對感性、知性與精神意識的追尋的每一個過程。她以滿腔的熱忱，深入淺出地為我們解釋了宇宙生命的相互關係與人類發展精神意識的重要。

如果說在宇宙法則下，我們來這世間是爲了平衡、淨化與昇華我們的靈魂，那麼，一切世間的喜怒哀樂我們便很自然地能以行雲流水的心態去接受它或放開它。

我們有權選擇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思想，任何理論。對莎麗試著告訴我們的宇宙法則，我們同樣可以選擇相信它或否定它。莎麗開始時也是抱著否定的態度，她說「我就是不相信這些因果論，也許生命本身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偶然。」而大衛的回答是「我可以活在妳的這種否定它的理論中，妳可以嗎？」

不，我不能。我們天賦的直覺使我瞭解到生命並不止於實體而已。看這本書之前，我有千萬個問題，如在生我之前我從那裡來；死後將往何處去；爲什麼我有我的個性與思想；別人有別人的個性與思想；生命的目的是什麼。這本書解答了我許多疑惑，也引

起了我在精神意識上求進展的慾望。在這些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受了前人智慧的洗鍊，我放開了世間有限的、有條件的、狹窄的愛的束縛，而能以較寬容的心態去接受自身與別人的過錯，並確實地去愛我周圍的每一個人。

我感謝這本書帶給我的改變，並以回饋的心情翻譯它，希望有緣的讀者也能分享莎麗追尋與成長的體驗。

杜恒芬

再版序

二十多年前，當我還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少不更事年華時，恨透了學校教學的呆板，同學死讀書的無味，常跑到武昌街明星咖啡屋門口，與當時在那兒擺地攤的詩人周夢蝶先生，東南西北地說著人生理想與抱負，當時的周先生除了微笑傾聽外，不表贊同，也不曾批評或反駁過我的痴人夢語，沒多久我便出國尋夢。

二十年後，我返台定居時，欣聞周先生常在明星咖啡屋與一些文友相聚，乃前往探望。見到他時，我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是：「周先生，我現在才曉得您的定境是這麼高，爲何當年不教導我，害我翻了二十多年筋斗，真是翻得我累死了。」

周先生仍是微笑不語，我把出版的兩本書，《邊緣外》與《智慧的河流》交給他，並告訴他說：「這是我翻了半天筋斗翻出來的。」

一個月後，我接到周先生寄來的信，及一本周棄子著的《未埋庵短書》，在八十二頁的地方，他用紅筆劃了幾行字：

徐訐有天寫信給我：「不要太認真，人生好比翻筋斗，翻翻就完了。」我回信說：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害得我冤枉翻了幾十年。」他又來信說：「我也是筋斗翻完了才知道，有什麼辦法早告訴你？」我看完了這一段，不禁會心一笑，也許真的是「生活之外無學問」吧。

《邊緣外》是一本帶我進入新紀元領悟的啓蒙書，但我發覺有些朋友看了這本書，除了把它當作是一個明星的戀愛史之外，未能領略其中所要傳達的訊息。有感於這些朋友心識之偏狹，乃著手翻譯《智慧的河流》，果然很多朋友承認看了《智慧的河流》後，再回頭看《邊緣外》，才體會出它真正的涵義。

剛開始讀這本書時，我也以爲只是莎麗個人的情史，好長一段時間，被我丟在一旁，但冥冥中註定我必須讀完這本書。半年後，在我臨出遠門往墨西哥渡假的時候，爲了怕旅途無聊，重新拿起這本被棄置的書。因爲它是我當時手上僅有的書。

在阿卡波可寧靜的海灘上，我最先是無奈地閱讀著，沒多久卻深深地被它吸引，看完後有一種清新爽朗的感覺，心中的一些障礙與疑惑頓消許多。

讀完這本書後，我向與我一同渡假的律師友人借了一本《白骨魔》（The White Bone Demon），這是一位美國作家以客觀的手筆在大陸研究多年後，寫出江青與文化大革命淵源，追溯至江青的出生背景及竄起過程中的心態。江青的仇恨與手段，使我

即使在那美麗的海灘上也有胃口翻騰，想要嘔吐的感覺。

友人看到我扭曲的臉也說：「她的一切思想與手段，真是不可思議的恐怖。」我告訴她說：「現在我更是了解精神意識的可貴，它可以使人打從內心良善完美，也可以使人醜陋殘缺。」

體會了這層感受，我決定著手翻譯這本書。然而，譯到莎麗在秘魯所談到外太空高級生命體所傳來的宇宙訊息時，我連續三天呆坐在書桌前，因為當時我無法相信那一切事物的真實性，既不相信，如何譯它呢？直到我書房裡的热帶魚給了我新的啓示爲止。我望著那一缸熱帶魚，想著如果把這些魚放回海裡，它們向海的同類說，在海的上面，有某種生命，在空氣中只要餵養、照顧他們，即能夠生存。其他的魚會不會懷疑缸裡的热帶魚腦筋有問題，就像十三世紀的馬可勃羅，被冠以妖言惑衆呢？

這樣一想，我便能打開心結把它譯完。對宇宙訊息採取開放的心（Open mind）之後，便有許多機緣使我直接或間接受到一些訊息的指導，使我身心及性靈得以一步一步地進展。

傳統宗教與心理學對人類精神生活的貢獻固不可否認，但隨著精神意識的拓展，人類的需求已不是一般的教條與理論所能滿足的。因此，人文宗教與性靈學之思想便旋風

似的展開，目前統稱為新世紀或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

在新紀元意識的啓發中，我有著參與宇宙整體進展的使命感，因此我以筆耕的方式，期望有系統地將它陳述出來。

《邊緣外》引介一些淺顯的概念，《智慧的河流》（時報出版）敘述意識對生活的影響，強調「轉識成智」的重要。《如蓮的喜悦》（時報出版）則探討日本生活的意義與身體的調癒，並介紹新紀元法則，期望本書能為讀者照見一方廣大的新天地。

杜恒芬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

一

自古以來，人類的夢想或潛意識一再地被文人以神話故事表達著其深遠的意義。事實上，夢想也好，神話也好，都在人類自我溝通與探討裡佔著重要的角色。

我在海灘上慢跑，沙灘柔軟而冰冷，浪潮一波一波地冲上來，我喜歡在日落時慢跑，水天連一的景色，使我忘却了脚的疼痛。醫生說在柔軟的沙灘上跑三哩路相當於在陸面上跑六哩。爲了我的健康，無論我的脚有多痛，我都跑。

然而，昨天我聽到一個故事；有兄弟兩人，一個非常注重健康，每天清晨，無論如何都得跑六哩路，另一個從不做任何運動。一天早上，晨跑的那個轉身欲與他那懶散的兄弟打招呼時被一輛卡車給撞死了。使人覺得不管我們花多少精神去追求理想，在我們

周遭，總有著無法躲閃的卡車，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不能因而放棄對理想的追求。

記得十二歲時，在維吉尼亞的老家，與我的父母弟弟在一起，無論怎麼快樂，我已隱隱感到人生種種困擾與煩惱是人類不可避免的掙扎。不管事情是多麼地完美，總有它陰暗的一面。父親說我帶著古希臘哲人的思想。父親自己是哲學系畢業的，喜歡以哲理看人生。他說我對人生有深遠的見地，我想這大概是我承繼了他的個性與思想的緣故吧。

我曾有過一次「體驗」，雖然是在我睡覺時發生的，我仍稱它為「體驗」，而不稱為「夢」。因為我覺得它比夢還真實。我感到自己隨風懸空而飄，像一隻鳥似地飛越了鄉野、山岩、河流和樹林。當我滑翔時，我輕輕地掠過了樹梢，小心地不去碰斷任何枝葉，因為我覺得我與宇宙間的一切物質都是一體的。我與宇宙間一切存在物都息息相關。這是與性無關的飛行之夢，那種感覺完全是另一層次的。這就是為什麼它仍然如此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裡。每當我鬱抑寂寞時，便想起那種靈體飄流於宇宙間的和平與寧靜。那種萬物合一的歸屬感常帶給我莫大的歡愉。

一陣涼風帶著細沙朝我腳上吹來，我把步伐緩慢下來，是什麼使我有疑問，有思考和有感覺呢？人類的心態與個性就是所謂的靈魂嗎？這些問題的探討將是本書的主要內容，是一個女人自我追尋的體驗。

我曾長途跋涉，一步一步地尋求解答，而答案往往是令人吃驚的。在尋求解答的過程中，我儘量保持著開濶的心胸，有時我身處在時與空的科學境界裡，有時身處在神秘的靈界裡。人類心識的進展有它自己的進展，我必定已進入這種追尋的程度，因為它來得那麼自然。

我拍過三十五部電影，有的滿意，有的不滿意，而往往是不滿意的影片使我學得更多。我旅行世界各地，有時為表演而旅行，有時是私人旅行。我喜愛演藝生涯，在表演中我與觀眾融合為一。我喜歡認識新朋友，喜歡研究不同的風俗與文化。我的朋友各式各樣，圈內圈外都有。這些朋友包括製片家、作家、州長、牧師、國王、皇后等。不可否認的，我是得天獨厚的幸運者，雖然我為工作付出了許多辛苦的代價，但也使我有機會認識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卡斯楚、教皇，英國女王到印度貧病交迫的平民、菲律賓邊境上革命的農民及喜瑪拉雅山上的牧羊人等。

走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是引發我的社會與政治意識。戰爭、仇恨、飢餓與貧窮，使我不斷地思考這些問題的癥結。人類生存的意義在那裡？我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或者我們純粹是偶然的存在物而已？

人類肉體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但精神意識呢？我們懷疑精神意識的存在，因為我

們不能像看肉體一樣看到它。傳統的宗教在這方面的解釋無法滿足我們。事實上，不管是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或佛教，都把精神與肉體分開而談。

在尋求人類生存意義的當兒，我漸漸感到我們不是只活一次而已。然而，我們尚沒有能力去了解它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因為我們精神意識的發展仍在相當低的層次。這個體驗改變了我許多人生價值觀。也許身為人類只是進化過程的一部份，即使肉體消失了，我們仍持續不斷地昇華與進化。

太陽已沉落了，望著太平洋，想著人類真是從海洋開始的嗎？我想起大衛說的「生命是兩面的合成，它包括正面與反面，不可能只有一面，如果你接受這個事實，你會快樂一點。」

「當然」我說「不是一個太空專家也能瞭解這些，但接受它是另一回事。」

大衛是個有趣的人，三十五歲左右，溫文有禮，我在紐約的藝術畫廊裡認識他的。他是畫家，也是詩人，熱衷於觀察體驗人生，與他在一起有一種安詳的感覺。在紐約我們常一起散步，觀察來往的行人。他也時常到加州來，我們常在海濱散步。大衛也喜歡旅行，遍跡非洲、南美洲、歐洲和亞洲。他在旅行途中寫作與畫畫，並且做各種奇奇怪怪的工作。他曾經結過婚，「但那已經過去了，」他說：「我現在是一個快樂的獨身者

。」

我不會與他談及我的私生活。

他涉及各種我沒有時間涉及的事物如輪迴再生，宇宙因果，自我體認，精神昇華，靜坐等，只有上帝知道還有些什麼其他尚未涉及的。他在玄學方面的知識非常廣泛，每當談起時，他的態度是嚴肅的。然而，我從未真正吸收過他在玄學方面的知識。因為電影劇本、電視特別節目、減肥運動和蓋瑞佔據了我全部生活。我想與大衛談談蓋瑞，但因為環境的限制，我無法向任何人提起他。

汗從我頸背部流著，我感到腳的疼痛，但也感到辛苦跑步後的滿足。大衛說得對，生命裡任何東西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對美麗的日落做最後一瞥後，我從木梯底下一層層地往上爬。我已在木梯上下爬了二十年。當我拍完希區考克導演的「赫利的麻煩」，第一件事就是向銀行貸款，蓋了這間公寓，自己住一間，其餘的出租，以防萬一我不能工作時仍可以有個地方住而不必付房租。在典型的中產階級的環境裡長大的我，總是為未來做防範與準備。

爬上了最後一階，我停下來看著我自己設計的日本庭園。多年生活在遠東，尤其是日本，對我很深的影響。日本人崇尚自然，他們與自然融合，而不是對抗。但近幾年

來，他們已被商業的利益污染了他們對自然的崇高與喜愛。而我也不再去那兒旅行了。

電話鈴響了，我衝過去拿起電話。

「喂！妳好嗎？」是蓋瑞打來的長途電話。蓋瑞紊亂的頭髮，溫柔的黑眼睛，充滿了我的心。

「我很好！」我說著，希望他未察覺到我聲音裡的興奮。「你的競選進行得如何了？」

「還好。」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他聲音裡帶著輕微的沮喪。「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選民需要教導與督促，但如何予以適當的督促與教導並非易事，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再告訴妳詳細情形。」

「喔！我們什麼時候能在一起？」

「這個週末妳能與我在夏威夷見面嗎？我在那有個經濟會議。」

「老天，會有很多記者在那裡的！」

「嗯！」

「那我們不會有麻煩嗎？」

「不會的。」